

无证经营、漫天要价、农村游击走穴、忽悠办美容贷……

暴利“黑医美”乱象何时休

本报记者董小红、梁军、黄筱

近年来,一些地方“黑医美”乱象丛生,让消费者成为“被宰的羔羊”。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披上“生活美容”的“马甲”无证经营、漫天要价、在农村场镇等游击走穴,已成为行业新问题。

护肤店查出兽用注射器,身披“马甲”暗搞医美

近期,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跟随四川省成都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暗访,在一家大型商场大厦背后小街二楼的一家“护肤中心”,除了发现过期3年的“细胞修复原液”“三无”祛痘液体,还当场查出了一次性兽用注射器。当被问及所使用产品情况时,店内工作人员一问三不知。当天,执法人员共发现13家生活美容机构涉嫌违规开展医疗美容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披上“马甲”违规开展医美的生活美容院,行业内不在少数。这些门店旗号繁多,如“美甲店”“SPA沙龙”“美丽休闲馆”“护肤中心”等,不一而足。30岁的小张在甘肃省定西市一家生活美容院工作。她说,针灸必须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但店内的普通美容师却经常给顾客做这项服务。

公众如何区分普通美容与医疗美容?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总队医疗卫生执法支队支队长周琴解释说,美容服务中,凡要破皮、侵入人体的技术操作,就属于医疗美容领域,“常见的穿耳洞、激光脱毛等项目都属于医疗美容,普通美容院是没有操作资格的,属于违规”。

“在一些非正规场所,不仅药品不正规——大部分药品是走私的假药,打针的手法也不正规,很容易出问题,风险很大。比如,打肉毒素,过敏概率是百万分之一,需要有经验的医生严格操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李嘉伦说。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王永翔介绍,医疗美容场所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疗美容医师,具备医疗美容资质的场所,以及经国家批准的合格产品。医美涉及手术操作,需要经过卫健委审批的合格手术室,并达到无菌条件,医生、医疗废物都要有专用进出通道,还有室内空气监测措施以及抢救车、心电监护和氧气设备在内的抢救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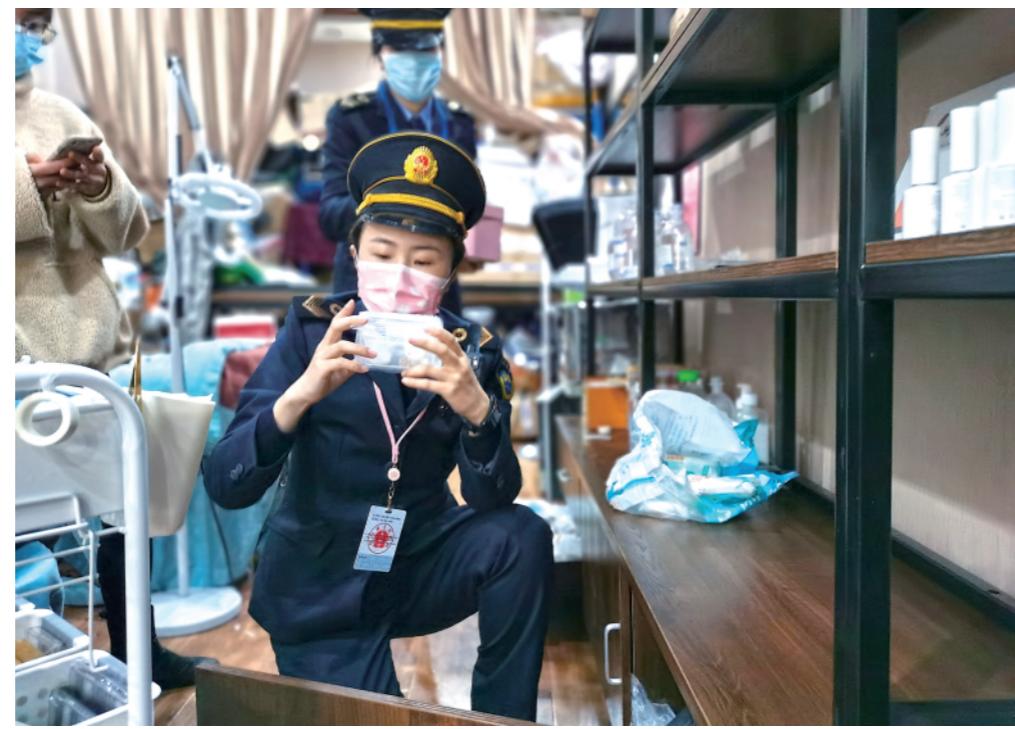
“有的人私自在生活美容院、美甲店、美发店和宾馆微整形,一旦感染或出现危急情况,很容易错失抢救机会。”他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多地暗访发现,除了常见的瘦脸针、割双眼皮、打肉毒素、微创等,有的生活美容院还不断“升级服务”,“冷冻减肥”“吸脂减肥”等“新科技”项目层出不穷。

王永翔说,一些美容设备没有经过国家药监局批准,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国家批准的美白针等产品,但是市场上用量却不少。

网上代购的英文、韩文、法文的产品也在使用,这些产品都没有中文标识,若在国内使用就属于“三无产品”。使用没有经过国家药品管理局批准的美容产品,有可能在进入人体后出现感染、排异反应、过敏反应、皮肤溃烂。

“玻尿酸储存有严格条件,是2-8℃低



执法人员在突击检查工作。(受访者供图)



执法人员在成都一家医美店内查获的一次性兽用注射器。(受访者供图)



卫生监督部门没收的违规医疗美容仪器。(受访者供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李嘉伦在诊室为求美者做检查。(受访者供图)

收费混乱:成本500余元,售价超过3000元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构收费混乱、缺乏标准,“渠道费”等更是屡禁不止。

“业内有一种说法叫‘渠道医院’,就是专门的中介,在社交媒体上伪装成业内人士、专

家、大V等,负责进行吹嘘推荐,把潜在客户拉到机构整形,他们可以得到30%-50%的提成返点。一些民营医美机构主要就依靠渠道带来客户。可想而知,在层层盘剥之下,医美机构哪有心思放在技术和服务上。”四川成都一名医美从业人员坦言。

“从事美容行业9年,我感觉美容的价位越来越乱。”小张透露,生活美容院收费乱象比较突出。美容院的院装产品是最基础的产品,比如水乳、精华、按摩膏、洁面乳,但收费却是最高的。抗衰组合产品,如多肽酵母精华液、多肽原液、多肽修护冻干粉,成本500元-

“以前正规医院的医生都觉得做割双眼皮、开眼角之类的整容手术是不务正业。”他回忆说,几年前在北京等地参加整形美容行业的学术会议,到会专家寥寥无几,但最近几年都达到了上千人。

李嘉伦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整形美容体验派。他做过抽脂,也打玻尿酸、肉毒素,尝试过光子嫩肤和超声刀。对于诸多男性求美者热衷的植发,他在微博上还分享了自己的真实体验。

李嘉伦说,这些分享一方面是自己有脱发烦恼,确实有植发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从专业医生的角度告诉大家真实情况,避免消费者因偏信广告而“踩坑”。

年龄分布“两头化”蔓延,医美行业进入“爆发期”

人们对医美态度在不断变化。最近两年,打玻尿酸、瘦脸针变成了“午餐美容”,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医美也已经常态化。

最小的有十二三岁的,最大的有八十年龄的——不少整形医生都有相同感受:尽管年轻人是主流消费群,但医美消费人群的年龄边界不断向两头延伸。

医美消费:“小镇青年”热情高,“00后”男性成主力增长点

本报记者黄筱、梁军、董小红

今年春节,医美机构成为年轻人追逐的“香饽饽”,“变美三件套”也从过去的美甲、染发、种睫毛,变成了如今的水光针、肉毒素、玻尿酸。

在“三月不变美,四月徒伤悲”的网络话语鼓动下,做一点“小改变”迎接春天的热情仍在持续,求美的群体也发生了变化。

从城市到农村,“小镇青年”逐美热情高

杭州白领陈珊珊春节回河南新乡农村老家过年,她发现已经两年没见的表嫂有点变化。“感觉比两年前见到时年轻了很多,皮肤变好了,眼睛好像也更有神了。”

按捺不住好奇心驱使,她问了表嫂。“原来是在朋友那里打了水光针和玻尿酸。表嫂说因为是开在县里的‘个人工作室’,价格比城市优惠很多。”

陈珊珊有些意外,她曾经以为打针、动刀的医疗美容只是城市里年轻人、有钱人的追求。“小镇青年”对美的追求,与城市人相比丝毫不逊色。

在西部地区甘肃,越来越多公立医院开设了整形美容科,让求美者在家门口就能“变美”。近年来,来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美

访群体中,有72.73%的男白领尝试过面部护理,58.8%尝试过水光针、热玛吉、光子护肤等医美小手术,46.52%尝试过文眉、文眼线、种植睫毛等服务……尝试医美的男性群体更加年轻,从19岁-22岁年龄段开始尝试医美的男性比例已经超过了女性,“00后”男性成为医美消费的主力增长点。

李嘉伦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整形美容体验派。他做过抽脂,也打玻尿酸、肉毒素,尝试过光子嫩肤和超声刀。对于诸多男性求美者热衷的植发,他在微博上还分享了自己的真实体验。

李嘉伦说,这些分享一方面是自己有脱发烦恼,确实有植发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从专业医生的角度告诉大家真实情况,避免消费者因偏信广告而“踩坑”。

年龄分布“两头化”蔓延,医美行业进入“爆发期”

人们对医美态度在不断变化。最近两年,打玻尿酸、瘦脸针变成了“午餐美容”,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医美也已经常态化。

最小的有十二三岁的,最大的有八十年龄的——不少整形医生都有相同感受:尽管年轻人是主流消费群,但医美消费人群的年龄边界不断向两头延伸。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医美领域男性消费正在崛起。

有咨询机构发布2020年《中国新白领消费行为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近两成男性白领每月在医美护肤方面的消费达1131元,与女性的1197元持平。

男性不再是医美消费的“绝缘体”,“他经济”也迎来了“高光时刻”。2020年“双十一”期间,有电商平台录得医美医疗订单量环比增长近7倍,成为最受欢迎的生活服务项目,平均客单价达6300元,这其中近三成订单来自男性消费者。

在《中国新白领消费行为研究报告》的受

本报记者梁军、黄筱、董小红

在美丽消费升级、颜值焦虑的驱动下,我国医美市场出现蓬勃发展态势,新技术、新业态更新换代频繁,一些城市紧盯医疗消费热点,掘金美丽经济。

受访人士认为,目前非法机构、非法医生、非法药物扰乱医美市场,医美行业在经过野蛮生长阶段后,亟待迈过多道关口,以品质医美和健康医美的新姿态,拥抱新一代消费市场。

入口关:行业准入需防止“泥沙俱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我国医美行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机构良莠不齐,很多机构不具备整形资质,主要原因在于准入门槛过低。因此,提高门槛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第一道防线。

“首先要把好入口关,明确经营门槛,防止泥沙俱下。”艺星集团副总裁江溢说,应通过立法、立规,从源头筛选把控服务品质,强化对从业医生的资质审查。

为保障整形美容专业医疗质量安全,国家卫健委于2017年组织筹建国家整形美容专业质控中心,组织收集、分析全国整形美容专业医疗质量数据,推动各地完善整形美容专业质控组织体系。

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有17个省份成立省级整形美容专业质控中心,监督检查本省的医疗美容质量,为各地医美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目前来看,大型医美机构管理相对规范,部分小型医美机构过度医疗、超范围经营行为较多。”成都市政协委员、成都八大处医疗美容医院总经理秦勇说,把牢入口还不够,还应完善退出机制,依法取缔一批无资质的“黑诊所”。

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选择医美机构先要“睁大眼”,防止掉进“美丽陷阱”。人们在消费前,应该对机构的资质、项目、主刀医生做充分了解,一旦盲目或冲动,就很容易吃哑巴亏。

除了消费者提高警惕,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叶飞轮建议,成立由政府主导、产业协会参与、机构配合的消费者科普教育矩阵,提高公众辨别能力,让“黑诊所”“走穴”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小,利用成熟消费者这只无形的“市场之手”,净化市场秩序。

人才关:医美专业进大学,弥补缺口驱逐“劣币”

为推动医美行业健康发展,教育部支持医美专业进大学在网上引起热议。有咨询机构发布《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察白皮书》指出,中国医美非法从业者有10万以上,合法医师仅占行业28%。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王永翔说,值得欣慰的是,我国整形外科在医疗领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在公立医院广泛开设,各级医院的整形美容科,开始不断培养专业的整形外科医生。

一方面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正规军”缺口,受访者表示,这项措施不仅可以提高行业的专业性,也可以摆脱医美行业普遍学历低的大众看法,更有利于促进行业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李嘉伦2015年考上博士,选择攻读整形外科专业。他的选择当时遭到家人一致反对:“读到医学博士,却去给人开双眼皮”。但李嘉伦认为,自己的经历折射出社会对医美从业人员存在不少偏见,实际上,“整形外科是通过手术方式从外在解决个人内心困难的科室,是一门充满阳光的学科”。

“培养专业人才是行业亟待迈过的第二道关口。”王永翔说,保持正规科班医师队伍的持续建设,才能为广大求美者的安全保驾护航,若能培养出一批专业的管理人才,又可以更好地为美丽经济赋能。

监管关:行业自我“矫正”,多方力量“护航”

针对“黑医美”现象,不少人吐露心声:医美行业乱象丛生,早就该管管了。但是,对新兴行业的监管,既要避免“一棒子打死”,也要划出“红线”,以防逾矩跑偏。

监管部门表示,一些医生使用没有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美容产品,导致医疗纠纷频发,消费者健康受损。医美服务本质属于医疗范畴,管理就应当回归医疗属性。

同时,药品进货渠道混乱,一些非法医美的组织者活动隐秘,这需要药监、市场监管、公安、文旅、网信等部门密切配合。

“医美行业的监管常常依靠行政命令,这种监管方式不可长期持续。有效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涉及多个部门,必须依靠有效机制来协调各部门实现综合监管。”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局局长王文军说。

成都市医美协会相关负责人建议,对从事非法医疗美容行为的参与人,还需建立负面清单,纳入个人征信。江溢说,医美行业的健康发展环境,除了他人“搭把手”,行业本身更需要诚信经营、科学管理,实现自我“矫正”。

『颜值经济』该接受『矫正』了